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王昌齡

公孫宏開東閣賦

弔軹道賦 并序

灞橋賦

對大斟酌酒判

對薦賢能判

上李侍郎書

陽伯成

駁太常燕國公張說諡議

大智禪師碑陰記

李元成

應賢良方正科對策

并問

崔器

將軍王去榮殺人議

楊綰

條奏貢舉疏

上貢舉條目疏

裴遵慶碑

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一

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又登博學宏詞科再遷汜水尉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閩邱曉所殺

公孫宏開東閣賦

以風勢聲理暢  
休實久爲韻

易窮則變變則乃通二氣相感萬物初蒙拆於陽甲化於陰風彼君臣有際會屠釣無終窮其未遇也如獸之檻如禽之籠其德合也起阿衡於莘媵獲太師於渭翁覩公孫

之發迹知漢帝之尊崇陘厄則異元亨則同火有炎光木  
有根柢寒者斯附暑者蒙蔽苟得其所亦爲大惠動必有  
獲自然之勢抑折節以下人亦開國而來詣衣布被而薄  
已散金帛以調濟近乎仁者之心與裘馬而俱敝以光招  
賢之策不失終身之計故能多士爰處僉謀是行拓南蠻  
之徼增朔方之城大啓侯國載揚天聲與夫蚩蚩以致誚  
孰若兢兢而立名僭上則差偏下則鄙反玷誰咎豚肩陋  
矣或儉奢而得中卽達人之至理嗟服勤以抗節在庶幾  
乎君子璞玉在山白虹在上精靈不隱物理相暢君任下

以不疑臣薦賢以答貺失之者喪得之者王況乎左右股肱舉爾無妄道有興廢人亦焉廋屈之則否伸之則休不正其名亦去其實賓閣既闕擁門自佚使賢醜錯雜而不分登駑駘於招士之室喟然宣父悲之已久儻相府之可依銘盛德於不朽

弔軹道賦

并序

軹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師東北十五里署於路曰秦王子嬰降漢高祖之地豈不傷哉余披榛往而訪之則莽蒼如也夫以戰國之弊天下創夷又困於秦使無所訴罪在

於政而戮乎嬰嗚呼殺降不祥項氏之不仁也遂作賦以  
弔云

長林之墟荒草無垠躊躇訪古隱憐如存耆老曰此秦之  
軹亭也莫不隕泣而傷魂我聞中原板蕩歷數更造來爲  
都邑去爲郊道化育人寰盛德攸保其有隨覆車之遺跡  
躡咸陽以崩倒陳炯戒而罔懷終滅裂以蕩埽今者行旅  
有悲涼之色將未識聖人之大寶聽之哉不義而強其敝  
必速徒以金城千里介馬萬軸九國旣夷上慢下黷東遊  
莫返白帝先哭是以沙邱闕禍制出趙氏扶蘇賜死大事



去矣海內洶焉雷駭颺起自非蹂先王而隳道德亦無能  
而及此五星夜聚漢瑞秦亾白馬素車降於道傍非子嬰  
之罪也而殺身於項王悲夫以暴易亂莫知其極且聞追  
懷而霸楚無乃弛義而爭國東城引劔亦其宜哉至於后  
稷貽周三聖九賢合於成康千有餘年猶復慎終如始爰  
作顧命宣文武之重光訓艱難於執政乃尸天主遂誥諸  
侯高爽內軸齊魯外軻此周之所以磐石相維數革龜謀  
孰與夫離擯子弟甘心賊臣身死國滅如火燎薪設使雍  
州爲輿伊傅爲輪當朽索之不馭豈龍虎之能馴不其然

乎賈生聞之於是讓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  
夫有周廟之作子秦人也豈無情哉邵平乃太息久之且  
爲歌曰道不虛行兮史鮪沒位吾寧范伯之徒與感夷齊  
而多媿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兮先師莫歸往者  
不可諫來者吾誰欺姑退身以進道曷颺言而受非彼蕭  
相國知子乎布衣

灞橋賦

以水雲輝映車  
騎繁雜爲韻

聖人以美利利天下作舟車禹乃開鑿百川紆餘舟不可  
以無水水不可以通輿遂各麗於所得非其安而不居橫

浮梁於極浦會有跡於通墟借如經綸淮海陶鼓仁義藏  
用於密動物以智每因宜以制模則永代而取寄伊津梁  
之不設信要荒之莫致思未濟於中流視安危之如戲故  
可取於古今豈徒閱千乘與萬騎惟梁於灞惟灞於源當  
秦地之衝口東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  
翻隘騰逐而水激忽須臾而聽繁雖曰其繁潰而不雜懷  
壁拔劔披離屯合當遊役之嗷嗷自洪波之納納客有居  
於東陵者接行埃之餘氛薄暮垂釣平明去耘傍連古木  
遠帶清瀆昏曉一望還如陣雲乃臨川而歎曰亾周霸秦

舉目遺址前車覆軌不變流水歎往事之誠非得茲橋之  
信美皇風不競佳氣常依既東幸而清道每西臨以駐旂  
連袂挾轂煙闌雨飛嗟乎此橋且悅明盛徒結網於川隅  
視雲霞之暉映聊倚柱以歎息敢書橋以承命

對大斛酌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斛酌醴祈黃耆比部以  
無令式勾微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設罇養老序賓惟賢將必發乎直言用光被乎孝德徵元  
會之燕射展古義於君臣金奏洋洋合明神於九變青氣

靄靄布慶雲於一色則當嘉賓戾止彝倫孔彰羣儒就經  
之日天子尊師之禮袒割以俾其冕旒乞言以成其福祿  
昔之所廢今之所崇瞻彼有司未詳光祿嗟引翼之攸惜  
何令式之無稽徒欲致譏誠堪聳誦

對薦賢能判

甲薦賢能之士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  
弓廷尉致詰詞云三適有功

俾爾公侯敬服王命乃升賢俊昭宣訓典惟甲蕃屏有垣  
既孜孜於審擇黜陟咸若亦賢賢而修貢三詣三適登漢

室之明科九德九徵贊虞臣之寅亮有如取火於燧故能  
任事加爵且汝惟勿伐則繼珪瓚不誣今也自賢豈曰彤  
弓是允與其表請孰若謙光廷尉有詞匪伊妄作

上李侍郎書

昌齡拜手奉書吏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  
明公有鑒三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  
遇難則否斯亦分於數矣今或者謫觚旁礴以爲已任發  
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愚之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  
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非不明也惟明

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絕意願就執  
事陳之若明公以爲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爲  
向時之客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將使  
天下之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  
大體不尚小節竭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  
有歸於是窮居獨閒未用之士將遁幽貞千里未審明公  
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羈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  
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俛首跼步與衆人爭  
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所服用則下士

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竦於明公之門未審明  
公何以處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次觀堂下  
之士知四方之賢若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  
生賢才必有聖代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  
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  
在文墨固未盡矣况文章體勢其多面焉苟不相容則太  
迂闊一時不合便卽棄之伏恐傷鉤躓之明結志士之怨  
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誠洞物大不施小屈於章句  
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



守默然而退明公不以爲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容之否所爲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爲羣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爲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棄正任巧我爲宗臣必將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密運心鏡俾無逃形振拔非常以資天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爲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政矣敬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

閭閻以俟賢俊昌齡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  
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何借補之苟有人焉  
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爲國士用棼絲之務最急之治  
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義然  
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每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  
流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科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  
公深念之投報徇義非一言而能盡也昌齡常在暇日著  
鑿略五篇以究知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黷清塵

陽伯成

伯成開元時官尚書左司郎中河南少尹

駁太常燕國公張說諡議

議曰諡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譽是尊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可道焉諡曰文貞何成沮勸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議謹議

大智禪師碑陰記

夫道非言言以明道也空非相相以泯空也禪師彌天冥

符曠劫傳印出等等騰非非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上自宸  
 辰下達蒸黎纔仰青蓮之光旋驚白林之會中書侍郎嚴  
 公探秘藏決詞江洋洋乎文宗昭昭乎靈迹伯成殊昧先  
 覺忝在後塵糺合羣公激揚衆美豈翰墨以云朽將金石  
 以齊固所謂非六經曷以明夫子也非四偈曷以曉真如  
 也凡捨淨財者人具題爵里於時歲在辛巳五月庚戌十  
 八日丁卯皇唐開元廿九年也

謹案碑刻嚴挺之大智禪  
 師碑銘之下題河南少尹  
 陽伯成撰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闕縣  
 尉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

李元成

元成天寶時官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應賢良方正科對策 并問

制策問朕聞理國莫尚乎

前篇作於

任賢命官必資乎

前篇作於

選

衆堯舜以聲不

登科記及前篇並作而

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德兼

取言

登科記及前篇並作而取名

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之彥夕

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光我弓旌應

登科

記及名賢策問並作膺

斯揚擇爲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

令躅宜敘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

前篇作心

至如七輔八元

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

一作各

陳事迹兼詳

登科記作

述前篇  
作言

名氏夫

登科記及前篇並無夫字

朝會古禮登享舊章九儀式

辨其賜六贄各明所

前篇作其

執雍時起自

登科作於

何年

前篇作代

毫

社立於何代

前篇作年

天士地士此

前篇作復

何所封諸布諸嚴彼

何所主

前篇作立

又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

而益黎元

前篇作庶

五材之用

登科記作術

何要工商兩

前篇作二

業在

俗何先文武二

前篇作兩

柄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

去者方於去食可存者同夫存信

十四字登科記及前篇並作必存者均乎存信

所去者同乎去食

朕將親覽爾等

前篇作則

明言

對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總庶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

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爲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九  
載陟明考覈之端立矣監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德六廉察  
事徵求之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淡體化源亦安能董正理  
官推伏賢傑者也今陛下纘興聖業昭布天光舉良弼以  
謀至道綜羣才以康庶績故乃嶽生維翰星降士師嘉猷  
日聞正言彌啓肅然在位燦然盈朝矣且猶郡邑公選巖  
穴敷求遺寢載懷比歲臨問佇經術以佑職想藝能以建  
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儔清問之深也固將卓  
立化首廓開政先豈唯紹明恒訓踐修常軌而已臣素微

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招誠不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  
至若爲政作法之要安人濟時之體臣雖愚鄙竊有志焉  
臣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  
則人沐於化法必於正則物賴其安故庇人以和所以興  
其義率人以禮所以致其淳賦之必均所以綏其業役之  
必度所以務其時卹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  
全其生此安人之畫濟時之要總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  
節無隱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良  
則爲政皆善善政溥洽則黎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濬居



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鳴謙臣節必存乎無隱況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具以上達若蒙飭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座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恒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永願畢矣立身之志實在於斯從官之才安敢自必蓋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先朝充四目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宏風或理厯茂時天道以敘或辨方寧亂地紀用章或內平外成樹稼而蒸人乃粒

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從原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  
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爲賓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  
伯之期羽翼旣成寵子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  
風后力牧膺七輔之名伯奮仲戡居八元之列周公呂尚  
爲十臣之宗園公綺里參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  
臣有文王之子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朝會者所以正  
君臣之位登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表  
儀功被於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  
敬意而不繁其樽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逝侈及羸

劉薦幣興利耐金逞罰祭非其鬼妖望其祥瞻古語事斯  
謬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官又人  
也又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雁  
士執翟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蓋象事以明等威以示禮也  
秦修雍祠而古有雍時焉周祭亳社宜社有屬亭焉孝武  
祈仙封於樂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士地士懸以五  
利之名焉漢氏廣禱主於小祠將以期純嘏之集也故諸

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夫谷神不死道宗於元默至覺  
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儒流然練神虛心釋道  
以空慧爲法可以濟於生死矣興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爲  
訓可以穆於邦家矣教之攸設儒則爲長天生五材利溥  
羣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劔木範金黎甦攸濟稟於元象  
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以繕器  
商以通財財則聚人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政而當遏  
資於器械工在俗而爲先聖人覩天地以成文象震曜以  
興武文次九序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夷凶二柄所資

百代無易兩參王政互爲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  
干戈日揚則文教式衰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  
曠者不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模廣  
運臣材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旨誠無足觀謹對

崔器

器涑州安平人天寶中舉明經爲奉先令祿山陷西京器  
受賊署仍守奉先後詣靈武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從  
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尅復二京爲三司使吏部侍郎御  
史大夫上元元年卒

將軍王去榮殺人議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微恩旨以其能放拋石免死奪官自身配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等未卽行下奏請奉進敕旨議者臣等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王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開元以前無者尊朝廷也當今疑爲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條乃居其一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

不能使其子養由基射穿七札楚王以爲辱國林慮公主  
男犯法漢君不爲減罪賤技則去榮何有受法則林慮可  
徵晉文棄原取信以信大於原也今陝雖要郡不急於法  
則海內無處不尅疑況陝郡乎無法也賈至等皆朝之忠  
良見尅疑在近謹議

楊綰

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舉進士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載  
舉詞藻宏麗科擢右拾遺肅宗卽位擢起居舍人知制誥  
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

士卒諡文簡

條奏貢舉疏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  
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  
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  
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詞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  
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  
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  
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



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  
加帖經從此積弊寢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  
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  
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况復徵以孔孟之道責其君子之  
儒者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媿色勇進者但  
欲凌人以毀譴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  
要津露才揚已喧勝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  
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樸  
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

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喁  
喁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  
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古先哲后皆側  
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  
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  
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  
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  
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  
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

通一經務取深達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  
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  
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並策全通爲上第  
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  
第者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  
倖並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  
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  
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  
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

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

上貢舉條目疏

孝廉舉人請取精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須旁通諸義深識微言試策三道每日問一道問古今理體取堪行用者經義及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義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者罷之論語孝經聖人深旨孟子儒門之達者望兼習此三者爲一經其試如上先取在家有孝義廉恥謙恭之行好學不倦精通經義並堪對策者縣令徵於鄉里送名於州刺史與曹官對試以其通者

送省既是貢士刺史縣令不得以部人待之加其禮數隨朝集使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其鄉飲酒及至上都朝見並謁先師並依舊式又以寇難之故衣冠多去故鄉所居必聞才行斯在望許所在州縣且舉所諳知者秀才舉人準舊格惟試方略策五條望令精通五經每經準孝廉例問義二十條對策五條每日試一道全通爲上第送中書門下超與處分十條通七策通四爲中第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又國子監舉人亦請每歲本業博士推擇才行送名與祭酒依鄉貢例試通者送省舉人自縣至州皆不得

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請並停明法舉人望  
付刑部考試

裴遵慶碑

易坤之爲義臣道也君子履之文言曰直方大不習

闕一字

不利又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然後以黃中通理之

道

闕

終則受黃裳之吉矣安貞應地者其順矣乎公

闕十二字

在

闕一字

爲伯益若予上下在周爲非子

闕

字重

闕七

因其

生也濟物之慶垂名

闕九

河東著族其後始大以至於大

闕

逮先考贈司空

闕二

君重之以明義虞

闕二

公公少而

闕十於近究末而必慎其初嘗闕足以盡闕一則闕一然

矣介是者君子之所闕六為寶闕八而不察解禍以門蔭

授興寧陵闕之功用刑者必求其意闕一法者闕一極於

文闕六疑闕九加徒役辭闕一翻動文致於理闕體闕一

自前修闕一批案云才辯不足闕一人威力不闕十省闕七

別曹奪已闕一之闕外闕一轉司勳吏部郎皆掌曹事

前古官省而久任中代闕七鄉里之闕七掄材之重專闕

萌難闕一隱匿闕一環訛為闕一結投刃不惑應弦而闕二

字自闕三不自尊其闕三問望已闕一於公輔矣丁內闕

太守外

闕三字

中權

闕一字

擾私欲

闕一字

求不給則

闕三字

貶守

闕四字

稱惜

闕五字

郎中至德初

闕二字

賊庭將

闕一字

賀於朝

闕一字

一

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部

闕一字

校吏部

闕一字

郎

闕二字

之後以擢

闕四字

之道

闕一字

而多端公鑒以

闕一字

年除吏

闕一字

侍郎平章事時寇戎未平

闕一字

國多務

闕一字

以數變

生害穀以不通爲急公

闕四字

敬

闕一字

之信不擅其利不

闕一字

則

闕一字

而

闕一字

溫雅

闕一字

浮詭

闕二字

矜伏諷諫見

闕三字

內

懼

闕五字

爲文

闕一字

惟左右近

闕二字

記削

闕一字

之疎數莫知

闕一字

其

闕一字

食一百戶又追先

闕二字

之德寵贈正司

闕一字

以

闕一字

勉焉



公以年當賜杖禮有懸車不矜闕五字 簿守官之節固請過

闕上難闕二至闕一太子少傅又以官制闕一字 明選曹求

舊還除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再闕四字 人願也公和順積中

闕欲進之闕一字 及踐大任無自喜之色當其未可審其體

而能安當其可蹈其闕一字 而不失每闕一字 安危故事興替

舊章諭同闕極上列祭闕一字 實賦養不加厚謙以自持酒

醴之歡儉故能廣林泉之闕五字 惠愛以合親施舍以周給

古之闕以大歷十年十月二十九日薨於闕一字 年縣升平

里之私第以明年二月二十闕一字 日闕二字 於東都萬安山

之舊瑩

闕一字

諡曰

公禮也詔使

闕二字

典客護喪卿大

夫庶僚百吏追送於國門之外生榮歿哀人理至矣有子

太子

闕踐德之

闕三字

抱

闕一字

之

闕三字

之義以文見託論譔

闕四字

不

闕一字

其銘曰

天生萬物有典有則人之秉彝好

闕四字

空之天古訓是式

知

闕一字

知

闕一字

有嚴有翼慈善同允敬

闕一字

奉職五刑恤

闕是力

闕六字

自

闕七字

其直是非

闕八字

盈虛與時消息

闕四字

哀榮同域

闕

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

鵲巢配德合好之義淡象服建封寵光之致極況動循法  
度躬事蘋蘩揭四德而表儀高門秉一心而輔佐君子則  
有夫人王氏有唐元輔汾陽王之伉儷本其盛族著於太  
原高祖長諧皇左武衛大將軍秦州都督平原郡公贈荆  
州大都督陪葬獻陵曾祖德元銀青光祿大夫唐州刺史  
祖士會河南府陸渾縣令父守一寧王府掾贈兗州大都  
督或勳閔可稱或理行尤異積仁儲慶奕葉聯華夫人卽  
兗州府君之長女敏悟生知孝慈天性誕含柔範光起韶  
儀親執組紉備詳圖史女宗之美燦然有光年旣及笄禮

從納幣言告師氏歸於汾陽汾陽時寵祿未崇盛業猶晦  
夫人循節儉之行服澣濯之衣祇事舅姑恪恭朝夕視庖  
主饋未嘗假人下氣怡聲率由至性生旣極其養歿又過  
乎戚慎徽衆善敦敘六宗睦娣姒以仁接中表以義由是  
閨門以穆婦道有聞天寶中汾陽分鎮河中策勳王府夫  
人從夫之義封瑯琊縣君尋又進封太原郡君其後寇盜  
橫厲風雲元感汾陽乃首啟戎行宣力王室出則統一師  
旅入則燮贊台階元勳旣崇殊賞斯至內訓之功其子或  
位列通侯或室嬪貴主姻連右戚榮冠中朝門通河漢之

津地成冠蓋之里每令節嘉賞長筵高會青紫照庭佩環  
盈室薰灼人代莫之與京然約已尚柔從夫體順服仁不  
倦守禮無爲總是具美允膺多福亦嘗排鳳闕謁龍顏及  
承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郡君王氏婉婉淑德齋莊令容  
稟訓姆師友於琴瑟作賓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勳  
實由輔助之力可封霍國夫人初汾陽受命東征長驅河  
朔夫人處於西土三徙其居導諸子以義方規衆女以典  
則用能聿遵禮度伊加等之顧問奉殊常之寵錫容止合  
度威儀可觀帝嘉其賢尤所稱重宜其阜昌盛業蕃衍華

緒荷恩渥於上天保榮耀於當代而夫人蘊高世之度抱  
出塵之節以爲致盈必損理有固然誓棄浮華願歸正覺  
於是損其服玩斥其愛染思契理於勝因將息心於了義  
乃捨京城西別業奏置法雄寺又於法雲寺寫藏經修塔  
院置經行之室立禪誦之堂景福所憑斯焉茫昧遐齡未  
及奄爾薨歿享年七十三以大曆十二年正月辛未終於  
平康里之私第皇慈興歎中使臨弔汾陽以睽偕老之期  
淡遺掛之恨撫襟長慟悼亾何及卽以其年六月二日卜  
葬於萬年縣鳳栖之原恩詔贈賻率加常典哀榮之盛今

昔罕儔有子六人長曰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詹事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公曜次曰開府儀同三司行左散騎常侍趙  
國公晞次曰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吏部司封郎中上柱  
國樂平郡開國公晤次曰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  
都尉駿次曰銀青光祿大夫守殿中少監曙幼曰朝散大  
夫守祕書省著作佐郎映有女八人長女適成都縣令盧  
讓金次女適鄂州觀察使吳仲孺次女適衛尉卿張浚次  
女適殿中少監李洞清次女適司門郎中鄭渾次女適邠  
一作汾州別駕張邕次女適和州刺史趙縱幼女適太常寺

丞王宰並銜恤在疚是崇窀穸帝女降天人之貴從主婦  
之儀手制衣衾親臨祖載自宮祖野徒行號擗此又盛德  
所感明靈永慰者也汾陽屬當出鎮瞻望不及思刻金石  
以紀徽猷綰顧無贊美之能虛承敘德之命式揚茂實以  
副永懷銘曰

赫赫崇勳鬱爲元臣莪莪淑德奄有方國夫貴妻尊恩深  
寵極聿修閭政以懋嬪則妥自中年嘉聲克宣魚軒昭曜  
翟第嬋娟嬪從如雲歌鍾沸天永言浮世載悟真詮元夜  
何速青鳥斯卜惻愴笳簫蒼茫陵谷惟貞石之不朽庶斯



言之可復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二目錄

郭子儀

請宣示儉德表

請改元立號表

上尊號表

上章敬皇后諡表

讓加太尉表

讓太尉第二表

讓加尚書令表

讓尚書令第二表

進賜前後詔敕自陳表

請車駕還京奏

上黑禾奏

論吐蕃書

房瑄

上張燕公書

龍興寺碑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二

郭子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縣人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安祿山反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以本軍東討以功加御史大夫肅宗卽位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德二載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兩京平加司徒封代國公上元三年進封汾陽郡王廣德元年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德宗立攝冢宰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贈太師

諡忠武

請宣示儉德表

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纘成盛業備歷諸艱功存造化澤被氓俗至於服用之飾聲樂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恩幸霑內宴切見後庭伎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爲逼下顧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於道昔漢文念中人之產晉武焚外國之裘皆抑止於有餘匪謙讓

於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況聖作物覩著自格言上行  
下效存以理體陛下以農桑未乂軍務猶虞思維富教之  
繇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於此臣等備位宰臣職  
當毗贊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示中外

請改元立號表

臣聞功莫大於締構乾坤孝莫先於纘承社稷伏惟皇帝  
陛下繼述冠於周武中興邁於漢光曩者巨逆慢天中原  
失序生人懼厥角之禍皇運甚綴旒之危陛下親討元凶  
指麾戎旅尊先帝於靈武返上皇於巴蜀以一旅而歸定

二京不再周而克寧九廟是陛下締構之功也及乎先帝  
厭代姦臣窺國懷躡足之變構無將之端陛下隳將成之  
禍胎挫已就之凶計申大義而誅呂全至公而嗣文日月  
蝕而重明寰宇傾而再定陛下纘承之孝也臣伏以古先  
帝王繼體踐祚者年踰則改元創業垂統者功成則上號  
陛下頃以先帝梓宮象設猶在橋山石室弓劍未藏固違  
體天之典將申寧戚之義孝思之至又何加焉今二聖靈  
輜永安陵寢萬方黎庶悉夢華胥聖人之哀榮畢矣帝王  
之功業成矣宜其大崇徽號允羣臣禺然之望惟新正朔

覃四海莫大之澤伏願降明詔下有司許臣等徵三代之  
故事考百王之通典改元立號革故鼎新懸之無窮俾映  
千古臣子儀等與羣臣萬姓不勝懇請大願之至

上尊號表

陛下昔在藩邸及登儲闈聰明徇齊齋肅端冕遇闕則下  
入廟必趨及乎著代成人繼明踐祚聖資天縱神化日新  
學貫九流觀書過於乙夜文高五始逸興麗於秋風此則  
陛下明昭之文德也頃者凶羯亂常彝倫失敘陛下親總  
戎旅誅討元凶掩慶緒於雒陽斬朝義於河朔罷三司而



復其位職人懷莫大之恩收兩京而不問脅從國賀非常  
之澤洎先帝大漸凶臣伺釁陛下釋服卽戎提戈清難九  
重遘慝王室危於綴旒百姓不知天下安於山嶽此則陛  
下安難之武功也若夫心遊繫象之表理絕名言之外聖  
斷沈遠同陰陽之不測審謨鉤深與鬼神而爭與休氣潛  
盈草木化爲禎祥淳風遠覃蠻夷效其獻貢加以明並日  
月德參乾坤風雨應時自有雍熙之兆魚鼈咸若更登仁  
壽之期此則陛下莫大之至聖也至於色養盡心慎終追  
遠問安內侍豈一日而忘朝視膳宰夫知再飯而方退及

乎三聖違代九域侵臨至性自天哀容觸地門外之理權  
依易月之期從心之喪實履終天之痛財傾象設力竭山  
陵莫不德通於神明哀感於天地故得役徒百萬之衆皆  
曰子來送終三十餘日會無塗潦此則陛下感通之至孝  
也若乃神告聖運天呈寶符陛下登極之辰泗水見其五  
璧天兵滅虜之日黃河清於千里神烏白雀之祥填林溢  
囿卿雲甘露之瑞歲至月書此皆靈貺昭告休期之大應  
也且夫允恭濬哲有軒轅戰伐之功焉德合乾坤有伏羲  
尊聖之業焉降天休呈地寶有夏禹元珪之感焉經天緯

地之謂文立極中興之謂武變化無方之謂聖精誠上通之謂孝降天和騰地氣生無期出無盡之謂寶文以昭之武以定之聖以成之孝以通之寶以應之夫然後可以充天地之洪名崇帝王之大號故臣等犯冒萬死奉上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尊號伏願陛下祇膺景命對越神祇應天理人光膺大典臣等謹當撰吉日修禮容設九賓覲羣后昭告列聖清廟展黃琮之儀有事昊穹園丘陳蒼璧之禮臣子儀等與羣臣百姓不勝大慶謹上尊號以聞

上章敬皇后諡表

儷宸極者允歸於淑德謚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則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稟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壺則撫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昊朧之徵丙殿有祝延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罔貴珎璜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元默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騶虞之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之詠起自岐陽之下爰膺歷數作啓聖明大拯艱難永清夷夏

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聖異代同符彼多  
慚德昊蒼不弔聖善長違當圓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儀  
之美象服未加悲懷於先遠之辰感動於易名之日伏以  
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  
嘉名謹按諡法敬慎高明日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  
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諡曰章  
敬皇后

讓加太尉表

伏以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今日開府敬令

琬至伏奉墨詔不蒙允許仰觀聖旨惶駭失圖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寢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麇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

不敢寧處苟西戎旣敘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伏願察臣愚款炤臣血誠遠降德音俯停新命上以廣聖明德讓之美下以免微臣無極之災畢力捐軀萬死無恨

讓太尉第二表

累上封章固辭新命未蒙亮察猥見褒崇應繇臣性分愚魯言辭蹇訥不足以遠迴天聽上感宸衷伏念兢惶心魂若失臣備位將相於今十年嘗願竭力奉公以身格物宏簡退之化移躁競之風不使食浮於人賞僭於德區區之

志實在於斯今臣受命徂征不越畿甸顧惟勤效尚未臬  
夷論功則毫髮未聞議賞則邱山已重而舊官秩外更授  
崇班忝曰秉鈞將何率下實恐浮薄之輩從茲寢甚禮讓  
之道不復興行在臣微軀胡顏自處臣歷觀古今備見否  
藏貴而能降者盡獲保全進而忘退者卒遇傾覆臣深知  
此理安敢貪榮所以抵冒威嚴昧死陳讓陛下雲雨之施  
旣以光寵其始亭育之恩豈不保持其末所冀免臣橫死  
錫臣餘年碎首爲請期於必遂

讓加尚書令表



伏奉廣德二年十二月三日制加臣尚書令餘並如故受  
恩逾量魂守飛越臣聞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宗謂  
之會府大錄其事自古攸難宣五常之教儀刑百辟揆六  
聯之務阜成兆人非才則闕不可濫處臣以薄劣素乏行  
能逢時撥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  
三光下不能糺逃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  
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  
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  
命以臣褊淺又寡知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況太宗

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下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非惟名器無假實冀骸骨獲全在於微誠皇穹所鑒

讓尚書令第二表

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

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  
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  
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  
爛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  
未敢輕議今元凶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  
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  
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  
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  
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

天下文明百工式敘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

進賜前後詔敕自陳表

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至靈武覲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

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  
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  
前後百戰天寒劒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  
艱阻出沒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獎念及  
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  
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  
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  
上進庶煩聽覽

請車駕還京奏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嶓函前有終南  
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  
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  
其後或處之而秦去之而亾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  
季末煬帝南遷河洛邱墟兵戈亂起高祖倡義亦先入關  
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  
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  
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亾陛下

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  
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鑿駕東巡蓋以六軍  
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  
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  
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  
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  
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  
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  
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嚙既乏軍儲

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  
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  
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  
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  
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  
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  
臣所見漢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  
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  
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



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  
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  
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  
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  
鑾上都再造邦家惟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  
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上黑禾奏

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  
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

臣以爲天啓興王瑞先百穀故漢稱雨粟周頌來麩豈瑞  
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  
康濟黎元之應也臣不勝大慶

論吐蕃書

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  
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龍飛  
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會無寧歲中年以  
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亾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  
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

歲來寇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於戰又得馬璘牒報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多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廣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不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

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  
耗月餉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右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  
攻守必全亦長久之策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  
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

房瑄

瑄字次律河南人以門廕補宏文生授祕書省校書郎天  
寶中累遷憲部侍郎元宗狩蜀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奉使靈武冊立肅宗尋抗疏自  
請將兵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

等使遇賊於陳濤斜敗績罷爲太子少師還京師加金紫  
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寶應二年拜特進刑部尚書廣德  
元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尉

上張燕公書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干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  
闕黔黎之艱阻矣瑄直以有詞不自明徵積心無與消  
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  
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或念止於旬時若借人爲容  
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奇圖左

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珪冀贊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於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瑄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瑄嘗聞既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瑄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瑄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瑄幼而先相國棄代委翳於蓁蕪之下文粹作瑄幼爲先相國棄委翳於蓁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窘厄然後以蕃穫爲懷將祇若遺謀乃發前言筐篚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鑒誠焉約之立言依以

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  
求我哲匠擊此困蒙顧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  
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隔闊乎淡  
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瑄之  
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  
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  
千載一用豈瑄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  
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瑄趣仁者而久未行何乎衣惟素褐  
乘非車馬聞人斥之馭者排之長衢高門驟拜左右則近

於論訴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玉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  
使得登其門假以溫和之顏賜其清閒之宴大觀宗廟旁  
見百官上諮爲人之紀綱次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  
之誠諷南山之詩醉德寫誠俯而告退瑄之願也未敢忘  
也若其取於是日許時入奉一歲之內得再廁法曹舍人  
聞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笥有衣裳天有秩序  
聖君在上何人不欲如瑄今日未敢生心倘見露之時爲  
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也貪竭  
鄙志不覺多言妨塵宴私憂危失措倘左右垂無窮之惠



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答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  
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輒飾瑣貌以俟  
軒車

龍興寺碑序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略中古淳薄人散東周  
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  
與禮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  
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  
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悲一

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颺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因成其圓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爲歸誠之地比邱是覺後之人非明主良臣孰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允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

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已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  
政成化溥身逸俗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  
人主同家護社稷淡於他臣視龍興別於餘寺興言多感  
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  
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  
尚華人士克讓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  
心朗才傑寺主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  
受伏州主由是發人取財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  
體製諮決於公輸瓌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

素無特起舊有增飾允正殿之西雷蔓長廡之南垂廓開  
房室增加廡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  
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維嵩彩翠虹新欒櫺雲密歛爾已  
就宛然化成右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闌  
闔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閱朝京通越之土地當聚  
落之腹壯爲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  
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  
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  
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

下人也瑄浮客一過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諸  
敘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